



天寒但觉白菜暖

□ 彭宝珠

每年冬季来临,应节的白菜大量上市,“鱼生火、肉生痰,白菜豆腐保平安”,千百年来,白菜是营养极其丰富的大众化蔬菜,早已深入人心。我一直喜欢白菜,不仅因为它食用起来味甜甘香,还因为它朴实的贴近生活,温暖一整个冬天。

白菜,是冬令蔬菜中最平常的一种,素有“冬日白菜美如笋”的称赞。父亲每年都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上一些白菜。白菜收获的季节,父亲先用铁锹把白菜铲倒,再用小铲把底部的泥去掉,最后摘掉外围的几片老叶,保留几片稍黄的大叶,这样可以保护白菜心。父亲说,白菜像人,心好才好。

入冬以后,白菜带着清爽之气,变成我家餐桌上的一道寻常而实在的美味佳肴。诗人范成大有关白菜的诗:“拨雪挑来踏地毡,味如蜜藕更肥腴。”白菜喜寒,大雪节气过后,凝聚天地之气,白菜会更加清甜多汁,味道比浇了蜜的桂花藕还要好吃。国画大师齐白石将白菜称为“白菜之王”。齐老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,并题句说:“牡丹为花中之王,荔枝为百果之先,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,何也。”白菜确实很友好,它几乎可以跟任何食材搭配,无论处在什么境遇之中,皆能表现出自己的精彩。

白菜叶青梗白,清淡素朴,形色稳重端凝,我最喜欢白菜的朴素品性。在所有的做法之中,我爱吃白菜饺子。父亲将白菜剁碎,挤掉多余的水分,加入一些肉末、葱、姜和盐,拌匀,包在薄薄的饺皮里,放到滚开的水里煮熟,捞出来,咬上一口,满嘴都是白菜特有的清香,香滑可口,让我忍不住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。

鲜嫩的白菜心,切成细细的丝,放点盐和糖,拌好,静置片刻,控干水分,再加入一点陈醋和香油,成了餐桌上的宠儿,胜过所有的凉拌菜。吃上一口,脆嫩嫩、水润润,甘露般的汁液,直入咽喉。嚼着这份爽口的白菜,吃饭又一次单纯地成了一种享受。

菜坛里的泡菜酸香宜人。酸白菜猪肉炖粉条算是最美味了,五花肉放入煮过肉和骨头的老汤中,加入酸白菜和粉条,香喷喷的一锅炖菜,猪肉合着酸白菜的味道,鲜而不腻,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汤汁,浓郁的香味沁入心脾。一家人在冬季里享用这样的御寒美食,香气袅袅,热闹闹,那是何等幸福美满又是何等的日常朴实。

朴素的,也许就是高雅的。我想,一个人将精神寄托于形色青白、内心沉重、素朴而又茂盛的白菜,于是便多了一份特殊的亲近感。那股白菜朴实的清香,让人闻着踏实放心,在冬日里感受到一种温暖,那也是最美丽的人间烟火。

以不老的心态面对生活

□ 刘卫华

曾经,以为很年轻。18岁时想着30岁前要立身成人,40岁时想着50岁还很遥远,50岁时想着60岁还有很长一段路。不承想,岁月流逝得那么快,转眼间已在奔七的路上走了好多年了。曾经,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;现在,很怀念那远去的年轻时光。人之老去,就在转瞬之间;人必老去,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;人虽已老,但应保持心态的永远年轻,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。惟有如此,生活才会更加多彩,更加新美如画。

从岗位上退休后,我一直秉承保持年轻心态的理念去生活,去拓展延长生命的宽度和长度,以愉悦的心情度过每天的分分秒秒。

因为心中永驻了年轻的心态,所以我一直未将自己看成是六十多岁的老人,始终以年轻的心态对待每天的生活,努力让生活丰富多彩、充实丰满。为让年轻的心态永驻心底,这些年我一直专注了“五爱”,以此形成恒久的动力。

爱锻炼,让思维敏捷不退化。这些年,我一直喜爱攒蛋活动,乐此不疲,努力让脑子动起来。平时,常与好友约局,在开心的氛围中攒上几小时;晚餐聚餐的饭后,也会攒上几局,愉悦一下心情,浓郁相聚的氛围;我还在手机上专门下载了1312欢乐要大牌软件,添加了多个攒蛋大群和小群,空闲时在网中遨游一番。牌技有所提高后,便积极参与了多场大大小小的攒蛋比赛。曾拿到过镇江区域比赛的冠军,斩获两万元的奖励;还曾参加过全省500人参与的宝马汽车赛事,在预赛中脱颖而出,荣获第一名并进入前八名的角逐。攒蛋,不仅让思维保持了年轻态的敏捷,也给心态的年轻添加了恒久的润滑剂。

爱小聚,让老友友情暖身心。朋友,一定是老的好;友情,一定是始于年轻时相处中结下的情意真。与好友常聚,小叙友情,小酌杯酒,可让身心愉悦,可使感情更浓,可让思绪回到年轻时的时光,可让旧时的回忆找回当年的身影。一场相聚,情浓意合,彼此间的交谈甚欢带来了愉悦的心情,心态由此更加年轻,快乐的感觉因此而永驻心间。我建了一个乐享生活群,以原在政府办工作的退休干部为主,每月8日以轮转坐班的方式雷打不动地开展活动,已坚持数年;还有两个战友群,也不定期地组织聚会活动。

爱写作,让情感世界不枯萎。坚持写作,是我保持心态年轻、丰富情感世界的一个主要路径。这些年来,我以手机为主要工具,用整块或碎片时间笔耕不辍,体裁不限,小小小说、散文、杂文都涉猎。有情感方面的,有时事政治的,有做人哲理的,也有回忆性的,林林总总,想到什么写什么。辛勤的耕耘也带来了相应的回报,《金山》杂志、《镇江社会科学》杂志、《镇江日报》和《京江晚报》先后有数十篇文稿刊发。2020年至2021年两年间,我在《今日头条》上陆续写稿近百篇,其中有一篇文章成为10万点赞阅读的爆款好文。写作,不仅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,而且也让内心的情感世界更为丰富多彩。闲适但却无所事事的生活,因写作而加进了有所为、有所乐的元素,心态因此而更加年轻,情感世界因此而更为充实。

爱垂钓,让心情宁静不浮躁。钓鱼,其乐无穷而又陶冶人的心境。在初春的季节、入秋的时候,驻足塘边静心垂钓也是这些年来我十分喜欢并积极参与的一项活动。手持一杆,静坐塘边,双目凝视鱼浮,坐等鱼儿咬钩,是一种十分享受的体验。你可以以“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”的平和心态坐等,也可以打食喂喂不断引鱼咬钩。而激动的时刻,是鱼儿上钩出水的一瞬间,那种快感和喜悦,感染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。此刻,你会惊呼大喊,会情不自禁地跳跃,孩提时代才会有这忘情的兴奋感会穿越心田,年轻的心态因此会相伴而生。夕阳西下,当提着满满的渔获踏上归程时,心里充满了快乐的感觉。钓鱼之乐,在于垂钓之中的专注,心神宁静,只为垂钓,忘却了一切;钓鱼之功,在于过程之中成功之时,让你的心为渔获而欢舞,心情为之快乐。

爱旅游,让自然之美醉心田。旅游,是保持心态年轻和身体健康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。当你漫步在有山有水有景的山水之间时,当你行走在有古迹有故事的旅游胜地时,当你伫立海边极目远眺时,当你穿越在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时,当你不断地对从未见过的自然美景叹为观止时,当你驾一叶轻舟缓行在烟波浩渺的湖中时,你的思绪会放飞,你的心神会宁静,你的身心会沉醉。一切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所感,都会让你兴奋和愉悦,令你忘却生活中遇到的不快和烦恼。这几年中,只要有可能,我都会找机会与好友结伴出去旅游。远至西藏、新疆、贵州、海南,近至浙江、安徽,尤其是山水风景秀丽的浙江和徽派民居优美的安徽更是常去的地方。奔山水风景而去,慕胜地之名而往,以一种不老的心态享受在路上快乐。

西风烈鸟

□ 王太生

时若气候合适,便开始迁移。

你从哪里来?要去哪里?

想到大雁飞行时,有一只领头雁扇动着翅膀带着雁群往前飞,队伍中间的小雁,顺着头雁剪开的气流,被带着滑行,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,散场时夹在中间,脚步随着人流拥挤的势能被推着往前。

雁阵中有没有小雁,被庇护在中间,随队形一道移动?想是有的,小雁的飞翔姿势,与我们儿时电影散场,被涌动的人流从后面推着,被带出场外,有某种相似。

在没有星月的晚上,透过城市反光的灯影,遇见一群黑黑南飞的雁,吸引我驻足,久久朝天仰望,直至它们消失在苍茫夜色中。

那些迁徙的鸟,沿着固定的路线往南飞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说,“鹏之徙于南冥也,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……”是说大鹏鸟向南海迁徙的时候,翅膀一扑,就击起三千里的巨浪。它乘着一阵暴风,扶摇而上,直上云霄,一冲就是九万里。

扑翅是一种能量释放,流露出一种淡定的生命状态。

想到鹤。细长的颈脖,修长的腿,伸展开来的时候,是一条流畅的直线。

北方开始下雪。昨天还在优雅地散步,早晨却忽然不见了,消失得无踪无

影。我不知道,鹤离开时,以怎样的方式与北方道别。是形式上地绕着曾经栖息、觅食的河流、沼泽作依依盘旋,还是发自感情深处的仰天长啸?是真正的天地歌者,在北方的春、夏、秋三季里漫长恋爱,在冬季来临,跑到南方为生儿育女做准备。

鹤在节气里穿行,一对翅膀并不轻盈。负担着教育儿女长途跋涉的责任,找寻着适合于它们安身立命的生存环境。一路上,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风雨,消耗体内的能量,巧借风的气流,飞飞停停、停停飞飞,回到它们生命的沼泽地。

此时,南方天光云影,冷风把大片的芦苇吹得哗哗作响,微黄的芦苇,闪烁草的光泽,正塞塞为它铺展一口温暖的巢。

自由如风,却生性胆小,不愿人类去打扰,一只、二只……十几只,落入芦丛都不见。

有些候鸟,我们并不熟悉。霜降后,我在一个大湖边拍鸟,看到有一只鸟在蒲草边喝水,刹那间摁下了快门,起初以为这是小城常见的丝光椋鸟。回到家后,在电脑上倒腾图片,发现这只鸟与丝光椋鸟不一样,拿到朋友圈,请专家辨认,是与丝光椋鸟有点相似的北椋鸟。

对椋鸟的印象,来源于诺奖得主、物理学家乔治·帕里西的一段文字,是说椋鸟11月初来到罗马,来年3月初飞走,它

们的迁徙活动非常准时,“在罗马,椋鸟夜间会在能遮风御寒的常绿乔木上栖息;白天,在城市很难觅食,它们就结成百余只规模的小组,飞到环城公路以外的乡下找吃的。它们是习惯集体生活的群居动物;当它们在一片田地停留时,一半的鸟安心进食,另一半则在田地四周,仔细观察可能会出现捕食者;当它们来到下一片田地时,双方互换角色。”一大群椋鸟在空中高速盘旋,从远处看就好像是一片黑云在做着各种动作,让帕里西发现了混乱之中的简洁之美。

抓拍到的这只北椋鸟,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属于基因相近的同一个家族?有没有血缘关系?只知道繁殖于北方,在小城属于迁徙途中的过境鸟。小家伙在迁徙季节路过,或在此做短暂停留,没有看到它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英姿,却看见它回到秋尽江南草未凋、怡然自得的样子。仰天长啸,恍若看见一条鸟道横亘长空,间或有淡云,一群过境鸟,盘旋在水草丰美的小城上空,然后小心翼翼地落下来,做短暂停留,补充食物、恢复体力,或者干脆就不走了。

西风烈鸟,从远方来,在苍茫中飞行。一群精灵的舞蹈,沿着暖的方向,完成着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生命迁徙。

只有高处的舞蹈,才能凌空而望,穿越大湖、沼泽、高山、平原……沧海一笑。

怀念那些串门的日子

□ 漆艳林

日新月异的科技,快速变化的时代,让如今的城市高楼林立,人们的家像鸟巢一样镶嵌其中。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灯火璀璨,一派繁华之景,一颗颗闪亮的小星星就在那屹立的楼群里。在田野上一路狂奔的日子仿佛定格在了记忆里,只能回忆。

快节奏的生活,让人们与钢筋水泥堆砌的房子和谐相处。大家住在一栋楼里,看似邻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,可是,就靠同一楼层的邻居下班回到家,在开关门的一瞬间,就只剩大门紧闭。那一道道门,一道道墙拉开了人与人之间距离,人们更愿意回到家躺在沙发上看手机朋友圈、刷抖音、刷快手,也不愿走出门去别家串串门。

真怀念儿时那些串门的幸福日子。贫瘠的小山沟里,虽然家家都穷得只有陋室土房几间,如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”里描写的一样,邻家的房子相隔甚远,但那点距离丝毫影响不了乡里乡亲的感情,串门架起邻里交流情感的纽带与桥梁。无论是老年人,还是小孩,闲暇之余都喜欢串门聊天说地,聊些闲龙门阵,联络邻里情感。

我家土房子就坐落在村里去往山沟坡地必经之路的竹林旁,那时候家家户户也没围墙、没院门,毕竟安全靠邻,通讯靠吼,交通全靠走。那时农人都在家务农,还没有外出务工那一说法。种地是头等大事,自然每天从我家门前路过的车是络绎不绝,门前总是热闹非凡。母亲会在院里摆上凳子,烧一壶开水倒进温水瓶备用。若是挑粪、背猪草的人儿累了,也可放下手中农活,来串家门,吃会茶,歇歇脚。

冬来了,气温陡降,农事也闲下来了,此时母亲会烧起红泥小火炉,火苗舔舐着小火炉的肚子,一股暖流缓缓散开,将冰冷僵硬的手暖了。嘴馋的我不会放过任何制作美食的机会,找来几个红薯、土豆,几把花生一股脑儿都放进火炉里面烤。此时母亲坐在火炉旁一边做针线活,一边取暖,花生伴着火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,就像过年放鞭炮那般喜庆热闹。这声音,这温暖的画面,也吸引了邻人。大人带着正在织的毛衣,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,拿着作业本一起来到我家。这种串门,有一种不请自来,自然而然,水到渠成的感觉。

大家各自坐下,开始唠嗑,家长里短,不厌其烦。此刻所有的烦恼与趣事都可一并吐露,畅所欲言,各抒己见,也可以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反正大家在一起敞开心扉,无话不谈。一会聊聊,一会扯闲话。讲得头头是道,听得津津有味。装满茶水,红薯、花生烤好了,大家有吃有聊,怡然自得,这串门可比现在一人在家抱着手机安逸多了。小孩做完作业,就在一旁玩,一会蹲在地上抓子,一会扔沙包,一会跳跳皮,那时候的生活简单,却别有一番滋味,舒适惬意。

那时候串门作为一种情感联络与宣泄的方式很流行。哪家两口吵架,当判官,去拉个架;哪家去帮个忙,“红事不请不来,白事不请自来”,反正都是热心肠。雨落不停,今天去李婶家坐坐,明天去兰姐家蹭饭,母亲会笑说“守嘴”一样趴在门框边,想分一杯羹的我。但我依旧热衷于串门,找朋友玩,帮邻居干点活,分得些柑橘、蜜柚等。就算十里八村,哪户是哪户,家里有几口人,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

如今生活纷繁复杂,大家各忙各事,不串门了,有的邻居多年,仍然是陌生人,就窝在自己的小世界自得其乐。但我仍然好想回到小时候,感受那串门带来的浓浓人情味,感受那幸福温暖的慢时光,还有那无尽的人间烟火。



留得残荷
王泽民 摄

凝望那塘枯荷

□ 陈雷

正如雪是北方冬季的精灵,枯荷是南方冬季的禅音。

季节往纵深处推进,凉意被冬彻底关在门外,大地被湿寒紧紧裹住。树枝上挂着的零星枯叶,迎风打着残躯挣扎。

其实,枯萎并不是南方冬日的主题,大片的绿才是。它们在寒冷里铺叙着浓墨重彩的故事,盛大却千篇一律,因而显得无趣。于我而言,只有那无人照看的枯荷写尽冬日风流,透着禅意。

昨天,邻居说小区附近公园里的荷花枯萎了。闻言,我迫不及待奔去。我爱那荷花,每天晚饭后,都会去池边坐很久,闻荷香、听荷音、赏荷韵。

公园设计师一定酷爱古典文化,知晓需邻水植竹,水中种荷,竹荷相映,君子与君子对望而生,相知相守。竹君亭亭玉立,托起大片密实的绿云,微风吹过,竹林细叶吟风,窸窣窸窣。偶有疾风扫来,万竹齐奏,荷已残枯。曾经满池新鲜风景,如今被寒做成一片萧瑟。荷的茎、叶、蓬都失去了水分,枯得只剩骨架。一些荷叶从顶端折断,倒垂着,快快照看水镜,似在遥想彼时风华。还有一些荷叶仍高举着,远望如盛开在凛冽寒风中的褐色大花;又像一只只做旧的锈

色深盘,盛着风、盛着光、盛着岁月故事;偶有几片半枯半青的叶,颇有“茵茵香销翠叶残”的诗意。荷枝枯瘦,嶙峋挺立,直刺寒风,傲骨铮铮!

岸边的莲蓬早已被游人摘去,只剩茎顾影自怜。湖里面的莲蓬大多还在,只是已被风雨敲成枯荷样儿。有些莲蓬高擎着,有些耷拉着脑袋,有些漂浮于水面……千姿百态,和萎掉的荷叶构成一幅水墨画。莲子瘦了,莲房空了,莲蓬像极了喇叭,好像随时准备清歌一曲。

突然,不知从哪里游来一对野鸭,它们左穿右绕,你追我赶,时不时啄一下翅羽,闹一下静水,逗一下枯叶,激起层层涟漪,在荷塘里尽情嬉闹。玩够了,又迅疾游离,在屁股后划出一道长长的水带。水带微波浮动,渐渐变窄、变静,须臾,湖面复归平静。

城市里,冬风总是无方向乱吹,来得莫名,走得突兀。风旋至荷塘,拂过枯荷,生发出韵律交错的梵音。风弱时,声音柔和细微,像深夜冰蚕咬噬茎叶,又像溪水呢喃,淅沥如细雨滴于青瓦之上,别有韵味。风强时,声音清雅深满,像僧侣夜敲钵钵,又像人拨弄古箏鸣弦,萧然如沛雨跌落于青石板上,极有禅意。闭上眼睛,仔细聆听,

产生一种错觉——这不是风声,而是雨声!风吹枯荷,摩挲如雨。那一刻,我终于懂了李商隐的那句诗——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。这是奶奶教我背的诗,她深爱李义山的缠绵悱恻,一往情深;懂他的满目凄清,四顾荒寒。她把这份爱传递给我,只是那时我太年幼,并不能体会个中意蕴。谁承想,时隔三十年,我竟在这场邂逅里,偶得了这句诗的精微深意。

作为饱读诗书的文士,李商隐的一生写满了悲苦与无奈、抑郁与愤懑,命运不断地打击他,把他的生命之塔摧毁成废墟。然而,命运并没有战胜他,他投身于诗词创作,以灵感慧眼扇动想象的翅膀,让风和枯荷在缠绵互动中奏响天籁,这是他无中生有的创造。他用一颗诗心在生命废墟中开创艺术殿堂,让生命开出凄美的花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地狱,我们挣扎反抗,留下一塘残荷,满心狼藉。那时,不妨读读李商隐的诗,养一种诗心,凝望自己的枯荷,从中离析出一种沧桑之美,找到人生真切的归属。如此,即使在“客散酒醒深夜后”的孤寂里,也能超拔出“更持红烛赏残花”的大美!

考证路上追梦人

□ 姜燕

技术技能的追梦人,他们认真专注的样子,真的很好看。

曾经的同事小李,前年准备CPA考试,下班后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,公司聚会她无暇参加,好友相邀游玩,她也是婉言推拒。上班的地铁上她在看书,公司午饭后的一小时休息时间,她半小时午休,半小时看书,甚至在做家务的时候,也塞着耳机在听课。每天晚上她给自己定下至少学习三小时的任务,如此这般苦读,两年时间她就通过了考试。如今的她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任职,时常看到她的朋友圈晒美食和游玩的照片,照片中的她美丽大方,自信阳光。所有的美好,我相信都是她不懈的努力得来的。

朋友老刘,参加司法考试,一考数年,屡败屡战,每次考试,不是这科差几分,就是那科差几分。老刘不甘心,也不

服气啊,时常大声唱着刘欢的歌:“看成败人生豪迈,只不过是从头再来!”便再次投入到考证的大军中。日复一日,老刘青丝生华发,终于在备战十年后取得了律师资格证。领到证的那一日,老刘邀请一众好友相聚,席间,几杯酒下肚,他忍不住号啕大哭了一场。我们理解他圆梦时的喜悦而泣,更敬佩他追梦的恒心和毅力。要知道老刘的脑袋曾经受过伤,记忆力比一般人要稍微差点,那么多的法律条文,对他而言确实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
我常想,如果有天我们淹没在人海中,庸碌一生,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要活得丰盛。那些为了生活的美好,不断学习进取的人,他们眼里有光,心中有希望,不管最后是否能抵达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,但是为了梦想而努力奔跑的样子,真是又帅又酷。